

旅游日记

小松鼠

■贾瑞东 文

从四千七百多米高的牛奶海、五色海下来,腿发软脚发抖,已经有些不听使唤了。坐在路旁的条凳上补充能量,喝两口水,掏出一袋“每日坚果”吃吃。

撕开袋子,刚从里面夹出两颗,一只小松鼠便从灌木林里窜出,先在地上左一横右一横地快跑,再成倒三角“之”字形蹿到我面前。

有些突然,我惊讶、好奇、兴奋,愣神间急忙拿出手机来拍照,还没对好焦它就“嗖”地逃掉了,连追寻它的去向都来不及。

我有些失望,可能是见到异物异动吓着它了。遗憾地放下手机,继续我的午餐。

噫,它又出现了。

和先前的行事一般,但这一回却径直跳上凳子,抢我手上还未送进嘴的腰果,那冷硬带泥的爪子、如芒的长须和白森森的尖齿触到我的指尖,使我不禁一哆嗦,腰果脱手掉到凳子上。它飞快地捡起来,双手抱着,坐直身子,津津有味地吃着。那嘴嚼动的频率极快,吃得很香,胡须抖动,尾巴在甩,两手随着不断变小变形的食物也不停地翻转调向,给嘴巴牙齿最佳的方位,像搓一个汤团或捧一块烫手山芋,嘴上吃着仍不住地扭头,眼睛滴溜溜转闪,似在观察周围的动静。

我赶快偷偷地再次摸出手机,轻轻地举起来,斜瞟一眼照相窗口,食指弯曲轻轻移过去小心按键,“咔嚓”一声,小松鼠“倏”地窜到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贪念吓跑了它,我不满足,左手

拿着食品袋,口子朝着松鼠跑掉的方向招摇成扇面,嘴里不停喊着“小松鼠来吃吧,这里还有呢……”我竭力用坚果在袋中的碰撞声诱引它,一手打开录像按钮搜索着等待着。

嗨,它真又来了,这次也不试探性地走“之”字,从树枝上窜下来就跳到凳子上,没待我腾出手给它拣食,它就毫不客气地把头伸进袋子自个动起手来,先掏出一颗用此前的姿势在袋口旁吃,吃完又两脚扒开袋口钻进去取,动作伶俐、快捷、机敏、连贯,不拖泥带水,像电影中的快镜头,我的录像也在静静急速地跳着数字。

我大气不敢出,更不敢动,生怕弄出什么异响再让它跑掉。正欣赏、兴奋、激动之余,从山上下来两个小女孩,一见此景惊羡得凝了步、决了眦、开了颐,嘴巴张得合不上,像被用了定身术雕塑般站着,盯着。

又下来一批人,边说话边听见手杖敲着栈道“笃笃”地响——小松鼠再次吓跑了。

两小女孩不无遗憾,我也再次遗憾。

四点过了,五点准时集合,这是导游的再三叮嘱。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去追赶我的伙伴、追赶落山的太阳、追赶等着大伙的大巴。

奇怪,疲劳没了,全身是劲,两脚带风,下山如飞。那些一步一趋、腿像灌铅、以寸挪步、逃难似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应该无不惊诧莫名吧,想象羡慕、嫉妒、咒骂的眼光和声音追砸着我的背影,我全然不顾,幸福与欣喜已让我得意忘形。

回到车上,导游问大家今天的收获,有的说路太远,有的说坡太陡,有的说高反厉害,也有说两个海子的水清得像空气可以掬之为眸,有说仙乃日几座雪山高插云天雄浑壮丽等等,不一而足。我呢? 大家猜猜。



满林绝青翠(杭州建德) ■糊涂匠

海上风物

青龙塔的灯光

■赵韩德 文

香港诗人晓帆有短诗《比萨斜塔》:“千里迢迢/只看一个/斜的榜样。”我去青浦青龙寺塔,“只为了/看一看/沧海桑田。”

苏州河景观极美。有开埠初的优雅外滩源建筑群,有最新的网红打卡点天安千树大厦,有浸满民国历史的苏河十八湾,而四川路桥、河南路桥、乍浦路桥……一座座卧波长虹更是弧线优美,韵味曼妙,星月之夜桥灯波影如天上人间。苏州河有个诗意盎然的名字,叫吴淞江;唐杜甫有诗:“舟人渔子浦溆,山水尽亚洪涛风……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出上海境,这河仍叫吴淞江。

吴淞江是太湖东流之水。《水经注》述长江,仅到太湖。郦道元那个时代,沪渎(上海)还名不见经传。郦道元述长江而至太湖,曰长江有分支南江注“五湖口”,五湖即太湖。郦道元援引古赋,对太湖充满尊敬:“头首无锡,足蹄松江。负乌程于背上,怀太吴以当胸。”同时还提到了吴淞江——“东则(吴)淞江出焉。上承太湖,更迳笠泽。”并且,“(吴)淞江自湖东北流,迳七十里,江水歧分,谓之三江口。《吴越春秋》称: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范蠡功成身退,携西施泛舟太湖。至于太湖之东,关于吴淞江和沪渎,“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故川旧渎,难以取悉。”

吴淞江出太湖而东,便自和青龙寺有大渊源。

电视里看到有人开始考察青龙寺塔,我就存于心了。长假里,儿

子问我想去哪? 他可以有一整天时间开车陪我。我马上跳出三个字“青龙寺”。因为如果没有车,去那里颇不便。

终于看到了青龙寺塔。它被一道橘黄的矮墙围起,分明处于保护状态。千百年的风雨岁月,化蚀了砖塔的层层“笋壳”,只剩下“笋心”,一枚苍暗、布满斑驳坑洼、凹凸不平的圆柱体。古砖塔如大地苍老之手,向上欲拨云天之弦。我观之出神。可惜古青龙寺、青龙镇已无存,惟余此原塔。

有介绍,青龙塔建于唐长庆年间(821——824),七级八面,砖木结构,楼阁式。此塔当年高耸入云,是海船驶向青龙港的航行标志。北宋前,泛越东海之船由吴淞江西行入内陆,至青龙镇泊舟。

我在脑中的地图上思索,于古老的松江城、嘉定城之间作连线,此线之东,唐宋时为滩涂和海域,那么吴淞江出口处的青龙镇(位于今青浦白鹤镇)就是当时的出海口了。海船要进出吴淞江,自然把青龙寺塔的灯火视为灯塔。我去过现在的黄浦江吴淞口,也去过外高桥长江口,跺跺脚下的大地,最早的出海口,原来在此青龙塔下。拂拂扑面的田野清风,花木蔬果之风,当年是夹着江水海浪气味的。

青龙塔所在地青龙镇当时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海舶辐辏,商贾云集,酒肆歌楼,红尘繁华。“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据说来过此镇的有米芾、陆游、范仲淹、苏轼、秦观、张先……一个多么让人羡慕的“朋友圈”。

忽而看到一个名字:袁山松;

诗抒胸臆

我有一双会飞的翅膀

■方月季

我有一双会飞的翅膀 飞到南湖船上 告诉英烈 当年的火种在中国大地点燃 新中国早已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我有一双会飞的翅膀 飞往井冈山 面对大山呼喊 当年黄洋界上的炮声震破敌胆 红旗席卷神州飘扬 人民军队世界扬名威武雄壮

我有一双会飞的翅膀 飞遍祖国江河海川 水面清澈、鸟儿飞翔 宛如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飞向广袤的农村 稻花飘香果树成行 山清水秀旅游火旺 一亿人脱贫 成为世界的标杆和风向

飞往西藏 蓝天白云草肥牛羊壮 大叔弹着马头琴深情吟唱 共产党是草原上不落的红太阳

飞往贵州 贫瘠的山坡披上七彩的新装 人们住上新房 多民族人啊围着篝火歌声回荡 共产党的恩情永生难忘

飞啊飞 喜悦的泪水 止不住往下淌 一股暖流心中荡漾 从南湖的红船 到今天祖国大江南北的兴旺 没有共产党哪有今天好时光

党啊, 我为生长在这个幸福国度 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光 我们将牢记使命初心不忘 复兴路上再创辉煌

一个名词:沪渎垒。心头一震。文字牌介绍:“东晋袁山松在附近修筑海防城堡,名‘沪渎垒。’”袁山松是东晋大臣,文学家,旅行家。想不到他的名字会出现在青浦白鹤。袁曾作《宜都山川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象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俛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真乃传世美文。

袁山松的故乡远在河南周口太康县,官至吴郡太守,献身于沪渎垒。东晋隆安五年,海盗孙恩作乱,大掠东南。袁公守沪渎,垒破被害。我默默,向这位保卫古上海的英雄致敬。

北宋前期,吴淞江还“故道深广,可敌千浦”。但到了北宋的后期,吴淞江中游的青龙镇白鹤乡和盛龙汇一带,由于河道曲折,日益淤塞,又极易泛滥,当地便在其北开凿新江,拉直河道,太湖水经新河道直流向东,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吴淞江、苏州河。吴淞江离开了青龙镇。所以在青龙塔下,现在已看不到吴淞江的浩渺江水。粼粼江水和古灯塔的坚毅灯光,依稀、遥远地存在于想象和怀念之中。

仰望着古意苍苍的青龙塔,愿它永不倾倒。有位大文人说:“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凋零、残破、磨灭和侵蚀,使古塔具有庄严的废墟之美,直达人心。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